

我是江美人的洗脚婢。

皇上召江美人侍寝那晚，她正在和九王爷幽会，她的奶娘为了掩盖这件事将我绑了，让我代替她去侍寝。

我和江美人长得极像，不过我因为长期营养不良，个子比她矮了一寸，皮肤也不及她莹白、细嫩。

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她庶出的妹妹。

1

她叫江雨铃，我叫江非白。

她的母亲是江府的正房主母，我的小娘是江府的洗脚婢。

江府姨娘和庶出的子女都是当奴才用的，所以我生下来，也就成了江雨铃的洗脚婢。

江雨铃讨厌我，因为我这样身份低贱的庶女，却顶着一张像极了她的脸。

她似乎总有一种危机感，担心我有一天会取代她，成为她，而她则变成了任人拿捏的婢子。

在某一次九王爷来府上喝茶，错把我认成她之后，她就更焦虑了，所以她总爱教训我。

「江非白，你就是我的狗，明白吗？好好地做你分内的事，将来我会让爹爹给你说个好人家，你若敢有什么非分之想，我就真拿你去配狗，让你做狗新娘，知道了吗？」

江雨铃的狠话说来说去就这么两句，久而久之，我也不怕了，左耳进右耳出。

江雨铃发现我敷衍她，就拿鞭子抽我，抽得我满身伤痕才罢休，然后穿上漂亮的裙子去找九王爷。

九王爷丰神俊朗，气质出尘，从来不会因为我是庶女就冷眼相待，说话总是温温柔柔的，很和善，我挺喜欢他。

江雨铃更喜欢他，甚至有些疯狂，总是千方百计地打听九王爷的行踪，然后巴巴地跟上去。

送果子、送香囊，甚至投怀送抱，要多主动有多主动，但九王爷对她却总是不咸不淡的。

江雨铃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我的错，因为我的存在给她掉了价，让她的美貌不再独一无二，不招人稀罕了。

天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想，大概，只是寻个由头打我罢了。

阳春三月，正在江雨铃盘算着怎么才能嫁给九王爷的时候，一道圣旨突然降了下来，命江雨铃入宫选秀。

这对江雨铃来说，是件顶灾难的事儿。

不是没想过把我弄进宫糊弄了事儿，也不是没想过出逃，办法都被她想尽了，却怎么也反抗不了进宫的命运。

她哭了好几天，认命了。

不过，这种时候，她都没能忘了我。

怎么能忘了我呢？她总疑心我和九王爷有猫腻，她走了，岂不是白白地便宜了我？

绝不可能，她倒了霉，我也别想好过。

所以，她把我带进了宫，继续做她的奴才，绝不给我一点点攀上九王爷的机会。

江雨铃进宫就带了三个人，一个是她的奶娘周氏，一个是她原来的贴身丫鬟小桃，还有一个就是我。

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她有多喜欢我呢。

选秀那天，皇上压根儿没来，一切全由太后做主。江家是太后党，江家的女儿也就没有落选的道理，所以江雨铃一进宫就被封了美人。

不过，之后的一个多月，皇上都没有召人侍过寝。

江雨铃更嫌弃他了，经常鄙夷地说，后宫这么多美人，他看都不来看，指定是不行，吓得周嬷嬷直捂嘴。

她这样说是道理的。皇上不行的传闻由来已久，她并不是头一个这样说的人。

当今皇上二十一岁，登基四年有余，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选秀，宫中却仍不见一子半女，不是不行是什么？

江雨铃怨恨皇上，心里就更想念九王爷了。别的秀女都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巴巴地等着皇上召幸时，她却愁眉苦脸的，天天等九王爷。

等了十几天，还真让她等着了。

那晚宫中设宴，九王爷喝了点儿酒，去御花园散步，她一听说这个消息，就偷偷地溜出去见九王爷了。

不过，她前脚刚走，后脚皇上就翻了她的绿头牌。

本该是大喜事一桩，周嬷嬷却吓得面如土色，因为江雨铃不见了，而她也知道她为什么不见了。

不过她毕竟年长有经验，稳了稳心神，就有了主意。

既然江雨铃不见了，那就换一个人代替江雨铃去侍寝。总之，绝不能让江雨铃的事败露，那可是要杀头的死罪。

江雨铃的丫鬟小桃自告奋勇：「嬷嬷，小桃我也有几分姿色……」

「蠢货！」

周嬷嬷甩了她一巴掌，眼珠子一转，死死地盯着我。

「这儿不是有一个现成的吗？」

我吓了一跳，连忙求她：「嬷嬷，我不想去，要是被发现我就死定了！」

「皇上今儿喝了酒，黑灯瞎火的，他认不出来。江非白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你的福分，旁人求还求不来呢！」

她打定了主意要拉我下泥潭，指使着小桃和她一块扒我的衣裳。

「嬷嬷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吧。」

「放过你？」

她一边扯住我的头发不让我跑，一边咬牙切齿地说：「我告诉你，小姐要是暴露了，咱们没一个能活。想想你小娘，她可还在江府呢，你听话点儿，她也能过得好点儿！你要是再反抗，我就传信回去，让他们打死你小娘！」

她说起我小娘，我就不敢再挣扎了。

我小娘她脾气软，被夫人当牛当马地折磨过几年，人老珠黄，我爹也就不管她了，府里主子、奴才的，谁都能欺负她。

我在的时候，还能照顾她一些；我走了，她就真成了孤苦无依的一叶浮萍了。

「我去，嬷嬷，我听话，您别伤害我小娘。」

我掉了两滴眼泪，低眉顺眼地站起来，换上江雨铃的衣裳，被抬走了。

太监们把我一通洗涮，用被子将我裹好，抬上龙床。

一路上我大气不敢出的，生怕被人看出来。

我在床上等了很久，三更时分，才听见门开的声音，随后稳稳轻轻的脚步声靠了过来，我连忙闭上眼睛。

手心都被汗浸湿了，我紧张地竖起耳朵，细细听着他的脚步声。

那个人缓缓地走近，在床边坐下，带过来一阵淡薄的酒气。

我的手攥得紧紧的，心跳得老快，但是等了小半天，他却一直没动静。

难不成是在观察我？

他要是见过江雨铃怎么办？虽说灯火昏暗，可盯着我看久了也是能辨出来的。

我的心提了起来，深呼吸一下，缓缓地睁开眼睛，却只看见了一个侧影。

他没有在看我，只是微微地低着头，右手按着阳穴，好像头很痛的样子。

对了，他刚刚喝过酒的。

他似乎发觉我睁眼了，忽然放下手，向我看来：「是朕吵醒你了吗？」

我这才看清他的脸，呼吸一滞。

他可真好看，他比九王爷还好看，干净、漂亮的轮廓自不必说，那双狭长的眼睛，黑沉沉的，温柔之下又带着几分帝王的威压，让人甘心臣服。

见我不回话，他微微地皱了一下眉，又问：「怎么了？」

我反应过来，连忙摇头：「没有没有。臣妾装睡的，没有被吵醒。」

「你倒是实诚。」他淡笑了一下，问我：「刚刚看着朕做什么？朕脸上有东西？」

我想了想，说：「有。」

「嗯？」

我小心翼翼道：「美貌。」

我在江府谨小慎微，为了哄得所有人开心，惯会说好听的话。此刻，他听见我的话，很是受用。

他眼睛弯了弯，伸手刮了一下我的鼻子：「朕刚刚才夸你实诚，怎么就拍起马屁来了？」

我想说拍的是「龙屁」。

不过这话谄媚过头，我没说出来，怯怯地拉了拉被子，挡住脸，只剩一双眼睛瞧着他。

他饶有兴趣地趴下来，歪了一下，大概是有些头晕：「躲什么？朕难道会吃了你？」

我蚊声道：「臣妾怕说错话。嬷嬷说，惹了皇上生气要杀头的。」

「哪个嬷嬷说的？」他皱皱眉，一本正经道：「朕杀了她。」

「诶？」我瞪大了眼睛。

他轻笑，捏捏我的脸说：「朕唬你的，你想说什么，想做什么，随心就是了，朕不会生气。」

我放下心来，笑盈盈地看着他，脾气这样好，我有点儿喜欢他呢。

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他问。

江非白，我叫江非白呀，可是我怎么能说这个名字呢。

「江雨铃。」我说。

说完我又咬咬唇，问他：「皇上叫什么名字？」

他好像听到了什么新奇的问题似的，讶异了片刻，才道：「梁时墨。」说完，他抓住我的手，在我手心写字：「好好地记着，梁，时，墨。」

「记住了。」我乖巧地点点头，盯着什么也没有的掌心看。

「你指甲长得很好。」他忽然说道，捏着我的手指看我指甲上的月牙。

我看着指甲，神经一跳。

因为长年干活的缘故，我的指甲很短，而一般大户人家的小姐指甲是很长的。

不会被 he 看出来了吧？我心跳得极快，小心翼翼地抬眼偷看他。

他似乎在沉思，眉头微蹙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小心问道。

他扫了我一眼，淡笑着抬手揉揉额头：「没事。今夜喝了酒，有些头疼。」

「我去给您找碗醋吧，听说喝点儿醋，头就不疼了！」

「不必了，你……」

我不由他拒绝，爬起来，发现自己光溜溜的，脸一红，急忙扯过挂在床边的轻衫把自己裹起来。

赤着脚跑了两步，又折回去了。

还是别往外跑吧，多个人看见我，就多一分暴露的风险。

「怎么了？」他问。

我心虚地走过去，道：「臣妾又想起来，那好像是个谣言，醋不能解酒。」

他抬眸，眼神在我身上游离片刻，忽然从身后把我拉进怀里，问：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」

他的双手滚烫有力，我被他握着腰肢，整个人都软下去了，哪里还说得出口。

「嗯？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？」

有那么一刻，我简直分不清他究竟在问什么。

但也就那么一刻，随后，一个柔软的吻落下来，我脑袋就一片空白了。这一夜我哭了好几次，又被 he 哄着，直到后半夜才在他怀里抽噎着睡着了。

2

再醒来时，天已大亮，他早就上朝去了，只是走的时候很轻，没有吵醒我。

我举起手，想着他昨晚在我手心写下名字，心里甜津津的。梁时墨，多好听呀。

阳光穿透窗户，斜斜地落进屋，我吓了一跳，不早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

我穿上衣服，低着头，一手搁在前面做娇羞状，挡住半张脸。

有太监拦住我，说：「娘娘，皇上说让您多睡会儿，等会儿 he 下朝了陪您吃早膳呢。」

「公公，我想先回去洗漱，换身衣裳。」我侧过脸，娇羞道：「身上汗重呢。」

那人了然地点点头，招呼着送我回景阳宫了。

一进屋，周嬷嬷就关上门，左问右问，确定这事儿糊弄过去以后，又不放心地问我皇上对我怎么样，还让我把昨晚跟皇上说过什么都默下来。

我说：「皇上没跟我说过什么话。」

「哦？」她将信将疑地瞧着我。

「我都不敢看他，真的。我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。」

她点点头，姑且信了，随后便道：「你可别以为你侍奉过皇上，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。我告诉你，昨夜是没办法才送你过去，往后，就忘了这事儿，别歪了心思。如若不然，你和你小娘一个都活不成！」

「是，我明白的。」我低着头，听她训话，乖得像只没指甲的猫儿。

她说完了，我抬头问她：「小姐呢？」

才问出口，门就被人一脚踹开了，江雨铃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：「那个小贱人回来了？」

我回过头，迎面就是一鞭子，「啪」地抽在我的身上。

「小姐！」我穿得单薄，这一鞭子下来，皮开肉绽的，疼得我直哆嗦，「扑通」一声跪在了地上。

「江非白，你这个贱人！你怎么不去死！」她抬手又要抽我。

周嬷嬷和小桃连忙跑上前去安抚她：「小姐，您消消气儿！怎么了这是！」

江雨铃推开她们，走到我跟前，「啪」地又抽了一鞭子，这一下鞭尾抽在我的脸上，瞬间肿起一片。

她停了手，看着我狼狈的模样，委屈地哭了起来。

「他凭什么那样说我呀，我那么喜欢他，他怎么能骂我呢？」

听见她哭，我才算明白过来，一定是昨夜她去见九王爷，被九王爷给数落了，所以回来就把气都撒在我的头上。

她恨恨地盯着我，道：「都怪你！他居然说连你一个庶女都比我知礼数。他凭什么拿你跟我比呀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打死你！」

那鞭子眼看又要落下来，却听见外头传来一道尖细的声音：「皇上驾到！」

江雨铃一僵，周嬷嬷和小桃俱是惊骇地扭头看向外面，随后便慌慌张张地拉住江雨铃：「小姐，快停手！」

鞭子被夺了去，江雨铃也有些慌乱，急道：「皇上怎么来了！」

「许是皇上看重您呢，小姐。您快擦擦脸接驾，可千万不能让皇上看出来。」

周嬷嬷交代完，又跑到我跟前，想要带我出去，然而此时皇上一行人已经走到门外了，她环顾一番，只好拽着我躲到了屏风后面。

我浑身鞭伤，疼痛难忍，被她拖行，即便咬着牙也忍不住哼了几声。

「躲好了，管好嘴巴别出声，若坏了事，你和你小娘都别想活！」

周嬷嬷说完便理理衣裳，同江雨铃一道开门接驾了。

我躲在屏风后，隐隐约约地能看见外面的人影，便咬牙忍住疼，屏息凝神、观察动静。

「臣妾接驾来迟，还请，皇上恕罪……」

江雨铃的声音钝钝的，像是有些失神，我知道她为何这样，我才看见皇上的脸时，也是这个反应。

「免礼。」

皇上的声音带淡淡的，和江雨铃一道进了屋，在桌边坐下。

几个宫女跟进来，往桌上放了些东西，大概是他带来的早膳。

旁人都退下后，他才启唇：「你气色似乎不太好，怎么不多睡会儿？」

江雨铃忐忑道：「时辰已经不早，臣妾不敢贪睡呢。」

「不敢？这可不像你。」

他这句「不像」，把一屋子的人都弄紧张了。

江雨铃比谁都紧张，她知道我代她侍寝去了，却不知道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我和皇上又说了什么，因此回起话来，便句句斟酌，生怕说错话。

「皇上，皇上说笑了。」她干脆低下头，少看少说。

皇上沉默片刻，将一只碗往她面前推了推：「先吃点儿东西吧，昨夜辛苦，该好好补一补。」

「臣妾不辛苦，皇上先吃。」江雨铃把另一只碗向他推过去。

他低头，盯着她手的位置看了片刻，站起身来，道：「朕不饿。」

说着，他负着一只手，在屋里慢悠悠地散起步来，边走便观察房间。

「你进宫这些日子，住得可还习惯？景阳宫是新建的宫殿，房中陈设若有不全或不满，你可以跟察海说，让他置办。」

他说话风轻云淡的，江雨铃却汗毛倒竖，候在门口的周嬷嬷脚尖一踮，恨不能跑过去让他别转悠了。

「皇上！」

江雨铃「腾」地站起来，小步快走到他身边，努力地镇定下来，道：「臣妾喜欢这里，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。」

「那便好。不过这屋里瞧着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」

他左看右看，眼睛停在了屏风的方向，随后，便抬步走了过来：「江美人，这屏风，瞧着有些特别。」

那阴影越来越大，我缩成一团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
「哎哟！」

在皇上的手触碰到屏风的前一刻，江雨铃忽然叫了一声，随后扶着额头，缓缓地跌在地上。

「呀，娘娘！您怎么了？」周嬷嬷见状，心领神会，扑了过去。

皇上的手停在半空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僵硬地收回手，向她走去，伸出手虚扶她。

「你怎么了？」

江雨铃搭上他的手，娇娇软软地站起来，揉着额头道：「头晕呢，许是饿的。大概是昨晚，昨晚确实累着了。」

听她这样说，皇上也就没心思再看什么屏风，扶着她坐了下来。

「要紧吗？不如传太医来看看？」

江雨铃连忙摇头：「不要紧！臣妾就是饿的，打小就有这毛病，一饿就头晕呢。」

皇上点点头：「那就吃点儿东西吧。」

「好呢，皇上您也吃。」

「朕不饿，朕看着你吃就好了。」

他当真坐下来看她吃，不过没再说过话。

坐了会儿，大概觉得无聊，他轻咳一声，道：「时辰不早，朕还要去处理公务，你慢慢吃。」

「哦对了。」临走前，他又交代道：「若有什么想要添置的东西，尽管跟察海提，叫他安排。别送了，朕自己走。」

江雨铃起身目送他走远，直到瞧不见人影了，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，后怕地擦了擦汗。

随后便走到屏风后，踢了我一脚：「江非白，死了？」

我痛苦地哼出声，忍住身上的疼，撑起身子默默地站起来，却又被她一脚踹倒。

「我让你站起来了吗！」

她气愤地瞪了我一眼，对周嬷嬷道：「都怪她！看见她这副样子就糟心，周嬷嬷，把她弄死，丢湖里算了！」

我都顾不上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，只是纳闷，思索着，她是怎么怪到我身上的？今日的紧迫，不都是她一手造成的？

周嬷嬷吓了一跳，连忙劝道：「这可使不得呀小姐，这里是皇宫，比不得家里。要是被发现，就连太后都保不住咱们！」

江雨铃闻言，气得胸膛起起伏伏的，却又知道周嬷嬷说得有道理。

何况，她没那么狠，她也不够狠，若真有胆量杀人，我也活不到今天。

她想了一会儿，咬咬牙道：「宫里头不是有专门让犯了错的宫女做事的地方吗？把她丢进去，让她没日没夜地做苦工！」

周嬷嬷犹犹豫豫地，又想劝，但见她气头正盛，只能点了头。

3

我被丢进了浣衣局里，一天十二个时辰，十个时辰都在洗衣服，一双手从天不亮泡到月上中天，到睡觉时，已然肿得不像样子。

好在如今天气暖和，若是冬天，手早就冻烂了。

我离开后，江雨铃被册封成了贵人，毕竟被「宠幸」过，又有太后撑腰，上位是很快的。

后来连着几日，皇上都翻了她的牌子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到后面就极少再找她了。

话说回来，第一夜是我代她去的，她压根没破身，我真是好奇，她后来是怎么糊弄过去的？

想来想去，觉得多半是周嬷嬷教她自己破的。

想想那模样，还真是有点儿狼狈。

不过，更狼狈的还在后头。

江家是太后的嫡系，江雨铃是江家和太后的稳固权势的希望，她若能诞下皇子，成为皇后，那就意味着，半壁江山都握在了江家和太后手里。

因此，太后三天两头就要召见她，耳提面命，让她争点儿气，赶紧怀上孩子。

皇上都很少再见她了，让她上哪儿怀个孩子去呢？为了引起皇上的注意，她不得不放下身段，学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等皇上宠幸的秀女，今日在御花园跳跳舞，明日在寝宫门口唱唱歌。

可巧的是，近日多地闹虫灾，小麦绝收、饥民闹事，皇上忙得脚不沾地，谁也见不着他。

江雨铃这些小把戏，便都白做了，想想都知道她有多生气。

她忙着争宠的时候，我在浣衣局忙着活命，一天洗十个时辰的衣裳，累得头昏眼花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猝死了。

好在我勤快，不抱怨，浣衣局的管事姑姑便很喜欢我，会想着法子帮我偷偷懒。

她曾远远地见过江雨铃，知道我和她长得像，常常感慨，真是同脸不同命。

我轻笑，不必唏嘘，我的命，还没定呢。

六月初的一个夜晚，管事姑姑差我去给各宫送晾干的衣裳，这是我头一次走出浣衣局的大门。

其实这个活，也就相当于变着法子给我偷懒。

送一趟衣服，宫道上慢慢地走一走，几个时辰就过去了，若嫌不够，还能找个没人的地方坐着歇一歇。

我抱着装衣服的竹筐，推门出去，还没走几步，却在拐角处突然撞上一个人。

他盯着我，愣神半天，欣喜道：「原来你藏在这里。」

我也愣住了，这人身高腿长，一身月白锦衣衬得他尊贵、清逸，满朝也只有他一人有这样的气质了。

可他怎么会来呢？

哑声片刻，我稳稳心神，佯装镇定，颌首道：「九王爷。」

他完全沉浸在惊喜的情绪中，并未察觉到我的疏离，问我：「非白，你这些日子过得还好吗？你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？你……」

说着，他的手几乎要搭上我的肩膀。

「九王爷！」

我低声喝止，后退了两步，瞧瞧周围没有人，才放了心，低头道：「王爷，奴婢还有活要做，方才挡了您的路，实在不是故意，还请王爷放奴婢走吧。」

他的手僵住，明媚的眼眸里霎时灌入几分委屈，问我：「非白，你我何时如此生分了？」

「王爷慎言，主仆有别，奴婢不敢跟王爷攀亲，还请王爷让一让。奴婢做不完活，是要挨罚的。」

我低头想绕开走，却又被他拦住。

他抓着我的手臂，低眉瞧着我，许久，小心问道：

「你是因为江雨铃才疏远我的？是她把你弄到这地方来吃苦的？非白，我去求皇兄把你赐给我，好不好？」

我吓了一跳，连忙抽回手：「九王爷，您要是真为了我好，就请您远着我一些吧，别为难我！」

他不可置信地瞧着我，急道：「你若真如此厌恶我，那晚宫宴又为何要约我在御花园见面？」

「九王爷慎言！」

我厉色道：「九王爷知我素来最重礼数，怎么可能约您去御花园见面呢？请您自重。」

「那你为何在我面前说，御花园的花开得很好？」

「因为花就是开得很好！我虽然只是个低贱的奴婢，议论不得主子，议论议论花总还有这个自由吧？何况我这话是说给旁的小宫女听的，我哪里知道这话会进了您的耳朵，闹出误会来呢？」

他看着我，哑口无言。

身后有人经过，我连忙低头，等到人走远了，才伏了伏身，道：「奴婢如今好着呢，不劳您费心，手上还有活，就先走一步了，王爷请自便。」

我敷衍地伏了伏身，绕开他走了。

没两步，九王爷瞧着我的背影，说道：「我不信！你的话我一句也不信，我会救你出去的！」

我没有停，一步也没停，只一心走自己的路。

4

最后一筐衣裳是景阳宫的，我到的时候，已是黄昏时分，绯红的云层悬在天边，染得整个皇宫都像浸上了血一般。

景阳宫里安静极了，许是因为江雨铃不在的缘故，这会儿里面的人都偷懒去了。

等了许久，小桃开门迎了出来，瞧见我抱着那么一大筐衣裳，也就懒得接手，摆摆手道：「你进来吧。」

因为江雨铃晋升的缘故，景阳宫里上上下下都得了打赏，连小桃这样的小宫女都穿上了上好的绸缎，戴上亮晶晶的宫花了。

从前在江府，江雨铃抠得要命，下人们从来没有多的打赏，也没钱捋饬自己，所以如今能弄得这样好看，小桃就连走路都扭得摇曳生姿的。

小桃见我瞧她，嗔问道：「看什么呢？」

我道：「小桃，你如今好漂亮。」

闻言，她得意地挺挺胸脯，说：「你是头一天知道吗？我向来漂亮，从前不过是明珠蒙尘罢了。」

说完，摸了摸脑袋上的宫花，瞧着里间道：「该放哪儿你自个儿知道吧？诺，自己去放，放完自己走，我还有事儿，就不盯着你了。」

我点点头，拨开帷幔往里面去了。

房间多了许多东西，大概是皇上赏赐的，再往里面走几步，便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药味儿。

我循着气味儿看了一圈儿，在梳妆台边看见了一只小碗。碗通体瓷白，只有内圈儿沾着一点儿淡褐色的液体，药味儿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。

江雨铃在喝药？我伸手，想端起小碗闻一闻，却忽然听见了一阵脚步声，急匆匆的，钗环撞得「叮当」响。

我连忙抽回手，弯腰取衣服。

却听见外头传来周嬷嬷的声音，很低很急：「娘娘！您别任性了。不是说了要好好地侍奉皇上吗？您老想着九王爷做什么？」

「我就是不甘心，你看见了吗？他一瞧见我就绕着走，像躲瘟神一样。我对他那么好，他凭什么呀！」

江雨铃的声音里泛着几分委屈，要哭不哭的，原来是刚刚遇见九王爷了。

周嬷嬷叹了口气，语重心长道：「娘娘，您现在的身份不同了，宫里无数人盯着您。太后、江家都指望着您，九王爷避着您也是件好事，如若不然，被人抓住了把柄，咱们日子就不好过了！」

江雨铃知道她说的是对的，沉默着，没有回答。

周嬷嬷又道：「您好好地做您的娘娘，宫里头有太后扶持您；宫外头有江家做后盾，顺风顺水的，说不定就成了皇后，有什么不好？况且，皇上多好呀，玉树临风，又是九五至尊，多少人一辈子都求不来，您怎么就不开窍呢？」

「我知道他好，可是他，他不喜欢我呀，我能怎么办？」

「怎么会呢？这宫里头就您一个人升了位分，这还叫不喜欢？皇上就是忙，等他忙过了，您跟他好好的，再生个孩子，往后的路就平平顺顺的了。」

「可是他不碰我呀！何况我，我月事已经迟了两个月了，偷偷地喝了那么多药也没见效……」

她颤抖着，带着些哭腔，小声地问周嬷嬷：「嬷嬷，我身子不会是坏掉了吧？」

周嬷嬷急忙说道：「不会的！您别瞎说了，好好地喝药，会好的。先别哭了，咱们还得去见太后娘娘呢……」

我瞧了瞧梳妆台上那只瓷碗，心下了然，原来是治病用的。

江雨铃还在说着什么，我没再听，轻手轻脚地放下衣服。

江雨铃要是知道我听见了她的秘密，不杀了我才怪。我环顾一番，抱着筐子，打开后窗爬了出去。

绕了一下，发现要出景阳宫还得从她的门口过，我只好低着头，快步走。

没想到，路过她门口时，却恰巧碰到她开门出来。

「江非白！」她甚至不用看脸，就知道是我。

我心道这是什么狗屁运气，叹了口气，只好停住脚，转了过去。

眼角的泪痕都还来不及擦，江雨铃便提着裙摆快步地走到我的跟前，不由分说地先扇了一耳光，瞪着我道：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准你进来了吗！」

我被她扇得踉跄了一下，脸上火辣辣地疼，咬牙忍住没叫出来，低下头，道：「奴婢来送衣裳。」

她又是一耳光扇下来：「我说我准你进来了吗！」

她打人从来也不需要什么道理，就是解释她也不会听的，我便闭上嘴站着，吭也不吭一声，安静如鸡。

一巴掌打在棉花上，她果然泄了气，咬牙切齿地打掉我手里的筐子，问我：「你刚刚在哪儿？有没有听见什么？」

我瞧了一眼在地上滚来滚去的筐子，低头道：「刚刚在下人住的偏房那边，听她们打牌。」

她狐疑地瞪我半晌，又问：「小桃呢？」

我才要回话，便见小桃急匆匆地跑了出来，「扑通」一声跪在她面前：「小姐……啊不，娘娘，是我放她进来的。我，我方才实在内急，但是我绝没有放她进您的房间！」

她盯着我，问：「是吧？你没进去吧？！」

我回道：「没有。」

江雨铃看向门口站着两个宫女，她们都是江雨铃回来之后，才匆匆地赶来的，压根儿什么也没看见，此刻便也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

江雨铃只当小桃说的是事实，松了口气，随后没好气地骂了她一句：「蠢货！以后不要随随便便地放人进来！」

「是，我记住了！」

她骂完，瞪了瞪我，道：「你给我在这儿跪着，不准吃晚饭，跪够一个时辰再走！」

我一声不吭，低眉顺眼地跪了下来。

江雨铃冷哼一声，回屋去了，没一会儿，又带着周嬷嬷出来了，像是要出门，小桃急忙问道：「娘娘，您去哪儿呀！」

「我去跟姑母请安，你也在这儿跪着，盯着她跪够时辰。」

她剜了我一眼，这才离开。

我和小桃大眼瞪小眼，相对无言。

一个时辰后，我一手拿筐，一手摸着饿瘪的肚子，步履蹒跚地出去了。

宫道很长，很黑，我没有灯笼，借着远处的光辨认方向，慢慢地往回走。

路过几个秀女住的宫殿时，还听见了里面的琴声。

这样深的夜晚，她弹给谁听呢？皇上最近政务繁忙，没有工夫出来逛吧。

但是弹得挺好听的，我站着听了一会儿，有点儿向往。

可惜我是庶女，江家不准我学这些东西，我是庶女，配不上高雅艺术，就连识文断字都是偷偷学的，不敢让人知道。

庶女，庶女。

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身后，忽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「谁在那里？」

我后背一僵，定在原地。

橘色的光从后面铺来，那人提着灯笼，越靠越近。

「转过来。」他沉声道。

我大气不敢出，低着头，咬紧牙关，硬着头皮慢慢地转过身去。

「抬起头来。」

闻声，我忐忑地、小心地把头抬起了一点点。

「朕叫你抬起头来。」他声音更凉了些，冰冷、修长的手指捏住我的下巴，将我的脸抬了起来。

我慌慌张张地睁眼，正撞进他幽幽的眼瞳。

他眯了眯眼，细细地打量着我的脸，忽而轻轻地笑了。

「江贵人？」

我心跳如雷，垂下眼，佯装镇定地回他：「奴婢不是江贵人。」

「哦？」

他似是料到我会这样回答一般，语气波澜不惊的，大拇指轻轻地摩挲我的下巴，问道：「那么，你现在是谁呢？」

5

我被他这个问题吓了一跳，额角「突突」地跳，脑袋飞速地运转着，这叫我怎么回答？

正僵持着，他身后突然窜出来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，仔细看，那手里还举着一块板砖。

「小心！」

我连忙把他推开，闭上眼睛迎上那板砖。

一阵风扑在面上，再没了动静。

我睁开眼，看到了一张熟悉又震惊的脸，好像是，某位公公？

「你是？」他瞪着我。

方才被我推开的皇上愣了愣，轻咳一下，唤道：「察海。」

察海，不就是常在皇上身边伺候的那个太监？

「奴才在！」

察海闻声，便撂下我，跑到皇上身边，举了举板砖，小声道：「皇上，奴才找了块板砖来，要奴才爬进去把她拍晕吗？」

拍晕？把弹琴的秀女拍晕？

我一脸震惊地看向皇上。

他十分坦然，声音低低地说道：「天天半夜弹琴，吵得朕心神不宁的，朕来看看是谁？察海，先把这东西扔了吧，鬼鬼祟祟的，像什么话。」

说完，他看向我，又问道：「你还没有回答朕，你是谁？」

我已经冷静下来，清醒了许多，低下头，回道：「奴婢是浣衣局的宫女。」

「朕不是问这个。」

那问什么呢？我想了想，又回他：「奴婢叫江非白。」

「江非白。」

他轻笑，走近了些，道：「你跟江贵人是什么关系？」

我没有想到他会问得这样直白，哑了片刻，犹豫着告诉他：「奴婢，是江贵人的庶妹。」

他逼近了一步：「庶妹？那就也是江家小姐。江家小姐怎么会在浣衣局里？」

「江家，除正房子女以外，其他孩子生下来便都是奴才，所以奴婢并不是什么小姐。」

我不动声色地退了一下，不慎踩到刚刚扔在地上的竹筐，身子歪了一下。

他眼疾手快，一把拉住我。

「慌什么？朕会吃人？」他盯着我，眼中有戏谑也有探寻。

我不知为何，脸热极了，心也跳得很快。

半晌，想起来才抽回手，低头道：「没有，没慌。」

他沉默片刻，问我：「脸上被打过？他们对你不好？」

他们是谁？浣衣局，还是江家？我想问，又忍住了，含糊道：「嗯，哪有什么好不好，这样的日子，奴婢已经习惯了。」

「习惯了。」

他觉得有些好笑似的问我：「你不想摆脱这种日子吗？」

「奴婢身份低贱，没那个机会。」

言罢，我弯腰捡起竹筐，道：「奴婢该回去了。」

他看着我的动作，沉沉道：「倘若有机会呢？」

我怔住，良久，摸不住他的心思，没敢回这话。

「奴婢该回浣衣局了，回得晚要挨罚的。」

不等他再说什么，我便抱紧筐子，转身快步走了。

皇宫里灯火渐渐地熄灭了，唯有浣衣局仍然明亮、热闹，洗不完的衣裳，干不完的活。

管事姑姑知道我被罚跪了，留了馒头给我，让我休息。

我坐在晾满衣裳的院子里，吃着冷馒头，脸疼，膝盖也疼。

凉凉的夜风替我揉了揉，在我耳边呢喃，这一切是谁给的，你都要好好地记着。

记着呢。

6

我再见到江雨铃是在一个月后。

景阳宫似乎出了事，听消息灵通的宫女说，江贵人一天内请了好几个御医进去，夜间时，还秘密地搜查了整个宫殿。

不过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就无人知晓了。这次秘密搜查过后，景阳宫那边安静如常，再没有什么风声。

大家猜来猜去，猜不出个所以然。

这事发生后的第六天夜里，我便被人绑去了景阳宫。

房门紧闭，屋里人很少，只有几个心腹而已。

我被他们按在地上，动也不能动。

等了许久，江雨铃才被小桃搀扶着，从里间出来。

她瘦了许多，面色苍白、眼窝深陷，本该是眼白的地方，铺着一层层骇人的红血丝。为了掩盖气色，还涂了鲜红的口脂，显得更吓人了。

瞧见我，她推开小桃，缓缓地走过来。

「江非白，浣衣局的日子好过吗？」她问。

我垂下眼，不说话。

于是她蹲下来，拽过我的手细细地看。

刚刚洗完衣裳，我的手仍是泡得浮肿发白的状态，指甲根的地方，因为长期揉搓，皮肉外翻，惨不忍睹。

她抬起憔悴的眼，看着我，问：「想离开浣衣局吗？」

我点了点头。

她歪着脑袋问：「那我给你个机会，你要不要啊？」

我狐疑地盯着她，没有说话。

「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」她伸手，按上我的小腹，说：「我只要，借你的肚子用一用。」

我缩了一下，跌坐在地上，捂住肚皮惊慌地问她：「你想干什么？」

「想让你，帮我生个孩子。」她逼近我，俯视着我说道：「代我侍寝，生下龙种。」

原来，她将我绑来，是为了让我给她生孩子，帮她固宠，帮太后和江家稳固权势。

因为她身子坏了，生不了孩子了，只能让我做她的工具。

我颤抖着，眼泪「啪嗒啪嗒」地掉，哀求道：「不要，小姐，你放过我吧.....」

她「啪」地扇了我一耳光，掐住我的脸，恶狠狠地道：「你没有资格拒绝，你是我的狗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！」

骂完，她又忽然变了脸色，揉揉我的脸，轻声道：「非白啊，我的好妹妹，你帮帮姐姐，嗯？只要你能生一个孩子，我就放你出宫，好不好？」

我抬眸，带着一丝希冀，望进她的眼睛。

她见话术起效，接着说道：「不止是你，我还会让我的母亲放你小娘出府，你们两个从此就自由了，再也不用为奴为仆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好不好啊？」

没可能的，江雨铃的话不可信，一旦帮她生下孩子，等着我的就只有死路一条，我小娘也活不了。

可我若不答应，就连今晚都活不过。

于是我擦擦脸，哭着点头：「我答应，我答应。你发誓你会放了我和我小娘，你发誓！」

「我发誓。」

她勾勾唇角，眼中尽是轻蔑，仿佛在说，这个蠢货妹妹太好骗了。

7

我被藏在了景阳宫里调教，虽仍是宫女身份，却吃得好、喝得好，不输主子。

才月余，就养得白嫩水润、明艳照人，再仿着她的模样梳妆打扮，九分像便仿成了十分。

有时候周嬷嬷一进门，都摸着脑袋分不清谁是谁。

眼下唯一的一件事，就是等着皇上召幸。

但是，自五月虫灾后，皇上就一次也没踏足过后宫，所以，我在景阳宫里一个多月，一次也没有见过他。

要说聪明，那还得是太后。

眼见江雨铃失宠，太后大手一挥，让江家破财，拿出一半的库银去赈济灾民，对外则大肆渲染，说是为了给皇上分忧，耗尽了所有家产。

这一番下来，百姓称道、朝臣赞服，皇上也高兴了，觉得愧对江家，没两日便亲自上景阳宫来看江雨铃。

那时候我躲在暗处，看皇上牵着江雨铃的手好一番慰问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

江雨铃也不是滋味。皇上都走了，她脸还红着呢，她是心悦皇上的，若不是身子坏了，才不会把我送上龙床。

那天晚上，皇上不出意外地召幸江雨铃，甚至用了他自己的步撵来接，如此殊荣，后宫也没几人能有了。

出门前，江雨铃恶狠狠地警告我，到了床上少说话，别犯错，要不然大家谁也别想活。

我乖顺地应下，乘上步撵走了。

我在床上躺到三更时分，皇上才乘着月色进门。

可他没到床边来，他径直走向矮几，看起了公文。

重新回到这里，我有点儿紧张，酝酿了一下，才模仿江雨铃说话的调调，唤他：「皇上？」

「嗯。」

他头也没回，一手拿笔，一手拿起奏折，淡淡道：「你先歇着吧，朕还有许多奏折要批。」

我掀开纱帐看了一眼，只见他端坐在几前，确实是一副心无旁骛的模样。

想了想，我爬起来，抽过轻纱外衣披上，赤着脚跑了过去。

「你做什么？」

他有些诧异，侧过头来看我。

「臣妾帮您磨墨。」我自顾自地取过墨条和砚台。

「不必，天晚了，你先去睡觉吧。」

我鼓鼓腮帮子，道：「不去，没意思。」

闻言，他顿住，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，问道：「睡觉没意思，那什么有意思？」

我望着他，甜甜地笑，薄衫掉了也不拉，故意露出半个肩膀：「跟皇上在一起才有意思。」

他眸光微闪，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，悠悠地道：「江贵人，你今晚与平时好像有些不同。」

「哪里不同？」我心虚地问。

他放下奏折，伸出食指，从我的眉梢划到嘴角：「不知道。你说呢，究竟是哪里不同？」

瞧着这张逐渐放大的俊脸，我一时间脸红心跳的，小心道：「许是，脱了衣裳，和穿着衣裳，就是不同的。」

他笑了一下，低低道：「是吗？」

像是有很多话要说，最终却都蓄在了眼睛里，半个字也没说出来。

我被他压迫着，腰快撑不住了：「皇上，您干吗呀，快起来，奏折还没批完呢。」

「不批了。」他扣住我的腰肢，将我整个人拉进怀里。

墨条掉在了地上，摔得一声脆响。

我脸热得不行，双手推他：「不行不行，奏折没批完，不准睡觉！」

「嗯？江贵人好严格。」

他抓住我的两只手，低头在我唇上亲了亲，道：「今日很辛苦，就许朕早些休息吧。」

我陷在这个吻里，脑袋空白。

「江贵人，朕很想你。」他亲吻着，呢喃着。

「不是，早上，才见过吗？」

「是吗？朕忘了，还以为很久没见了呢。那以后天天见，好不好？」

「我，我尽量。」

「尽量？你好大的架子……」

骤雨停歇后我侧卧在床上，被他温柔地擦去眼泪，拍背哄着。

他似乎一直在看我，在想什么，但我不敢睁眼，始终闭着眼睛装睡。

快要睡着的时候，他松开我，轻手轻脚地起身，回到了矮几旁，继续批阅奏折。

他不只是谁的夫君，更是天下人的皇帝。

我偷偷地睁眼看他的背影，认真的样子真是让人着迷。

可惜这一切都不属于我，至少现在，还不属于我。

「如何？昨晚皇上可有发现什么端倪？有没有问什么话？」

我回去以后，就被江雨铃抓住质问。

「没有，皇上公事公办，话很少。」

江雨铃听见公事公办，脸红了一下，随即松开了我的手。

这话她是信的，因为皇上最近过来，话确实都很少，和她相处也只是尬坐着，没有太多交流。

「嗯，那就好。」

她看了看我，又道：「努力怀上龙种，旁的不要多想。你若敢有什么小动作，我便扒了你小娘的皮做灯笼，知道了吗？」

「我知道了，我听话，您别伤害我小娘。」我抽抽鼻子，一副要哭了的样子。

「行了行了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伤她做什么？滚吧。」

江雨铃不耐烦地挥挥手，把我撵了出去。

皇上再召幸已是半个月后，我在他床上等得百无聊赖，才见他快步地走进来。

「朕的小美人在哪里？」

他迫不及待地掀开珠帘，爬上床，笑吟吟地压上来。

「怎么不高兴？」他问。

我垂眼抠抠指甲，面色淡淡地说：「唔，有些人说天天见，结果半个月都不见人影呢。」

他听见这话，很开心似的，问我：「原来是因为这个？」

我没回话，还是不看他，他伸手捏住我的脸，捏得我嘴巴嘟起，像只小鸭子一样。

「朕错了，别生气好不好？朕虽然没见你，可心里一直想着你呢。」

我不高兴地「哼」了一声，问他：「那你这些天在干什么？」

「朕很忙。开凿运河，朕去监工了几日；幽州训兵，朕也亲自去坐镇。这一来一回，半个月就过去了。」

我抬眼，诧异地瞧着他，原来他这么忙，还出宫去了。

他松开手，低头亲了我一下，说：「你看，你不知道是不是？你不关心朕，根本不知道朕去了哪里。」

我脸一红，理亏地埋下头：「你也没告诉我呀。」

「朕不说，你就不会问？」他声音沙哑，垂眸亲吻、拥抱我。

没一会儿，我就又不争气地哭了。

他轻声呢喃：「好乖。」

再醒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老高了。

我抬手想揉揉眼皮，却发现自己正被人圈在怀里，我脑袋空白了一会儿，他不用上朝？

「醒了？」

他慵懒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我吓了一跳，回过头，嘴唇恰好擦过他下巴。

他笑笑：「好大的胆子，刚睡醒就调戏朕？」

我眨眨眼，又眨眨眼，惊叫了一声。

「哎呀！你你你，怎么还在呢？」

「朕怎么不能在？」

我侧过头看看窗户透进来的阳光，急道：「都什么时辰了，快去上朝！」

他按住我推他的手，道：「今日休沐，江贵人就准朕再躺一躺吧。」

休沐？我想了想，一惊，休沐啊！那他一整天都没事了？

糟了！这，我回不去，宫里不就两个江贵人？

不不，江雨铃发现我没回去，不会出门的。

这样想，我就松了一口气。

他用力地抱了抱我，下巴蹭蹭我的肩头说道：「想天天见朕吗？」

我想了想，点点头。

他说：「那等这阵子忙完，咱们天天在一起。」

「之前欠你的……」

他声音沙哑地说道：「朕都会补给你。」

许久以后，我软绵绵的，趴在他胸膛上歇气儿，歇够了，有气无力地问他：「皇上，下个月要去秋狩是不是？」

「嗯，怎么？」

「那臣妾岂不是好久都见不着您了？」

他揉揉我的腰，顺着我的话说道：「是啊，那怎么办呢？」

我也问：「那怎么办呢？」

「你想让朕带你去？」

我假意娇羞：「也不是啦，那多不好呀，哪有带后妃去秋狩的。」

「是不好，那算了。」

我抬头看了看他，又趴下，鼻间冷哼一声。

他轻轻地笑了，问我：「你想出去是吗？告诉朕，想出去做什么？」

我甜甜地笑道：「没什么，就是想天天见您。」

良久，他揉揉我的头：「朕姑且信你吧，不过，此事还需慎重考虑。」

那是有戏，还是没戏呢？

9

这次过后，皇上又开始忙忙碌碌的，好几天才能见一次。

过了半个月，江雨铃请了信得过的御医来号脉，暂时还没有孕象。

御医说，我身子好，怀上是迟早的事，不急在这一时。

但江雨铃是急的，和我换来换去的日子，她累了，而且，她总觉得皇上态度有些奇怪，常常召幸她，白天见了面，却似乎有些冷淡，说不通。

她担心我和皇上之间有什么她不知道的秘密，可是又没有证据，害怕再这么下去，我会要彻底俘获皇上，取代她。

于是她焦虑起来，就像当初猜忌我和九王爷一样。

不得不说，她每次都猜对了。

没过几日，一年一度的秋狩将近时，皇上终于传了口谕来，让她跟着一道去。

她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带我，没想到出发前一天，皇上竟突然来找她吃饭了。

两个人安安静静地吃了一会儿，皇上问她：「半年不曾见过家人了，可想念他们？」

「嗯，想的。」

「那秋狩结束，朕便同你回江府住两天吧。」

江雨铃听他这么说，差点儿哭出来，只觉得皇上对她实在是太好了。

眼泪都蓄了一半了，却又听见皇上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：「对了，朕听说你有个妹妹，和你一道进宫了？」

她身子一僵，半晌，才道：「嗯，是有这么回事。皇上问她做什么？」

皇上给她夹了块肉：「朕听说，你们姐妹感情笃厚，一个人离不开另一个人，去哪儿都在一起。既然如此，朕也不好把你们分开，秋狩的时候，就把她也带上吧，给你做个伴。」

江雨铃还能说什么呢，只能感激涕零，谢皇上体恤。

皇上走了以后，她满脑子疑虑，抓着我问了好几遍，有没有什么事瞒着她。

我哪知道皇上会来呢？我本来以为，我可能去不成了，得自己想办法混出去呢。

我摇摇头，抽抽噎噎地掉眼泪，说：「我不敢呀，我的小娘还在江府，我怎么敢呢？何况，我又有什么本事让皇上陪着我一块儿瞒你呢？」

她想了想，是这么个理儿，便放开了我，只是心里仍然有个疙瘩。

第二天，她故意打扮得明艳照人，我故意素得像张白纸，第一次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了皇上面前。

皇上看了我一眼，说：「察海说你们姐妹两个长得很像，朕还以为有多像呢。」

江雨铃松了口气，问他：「哦？不像吗？」

「差远了。」皇上摇摇头，道：「江贵人的美貌是独一无二的，一点儿都不像。」

说完，便上了马。

江雨铃则在小桃的搀扶下进了马车，进去前，她还回头瞧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分明有几分得意。

她是独一无二的，她太喜欢那句话了。

出了宫，又有些人汇进了队伍，其中就有九王爷。十七八岁的郎君，一身素色衣衫，在阳光下耀眼极了。

他很是眼尖，一下就从人群里找到了我，激动又克制地对我笑。

我假装没看到。

「那是九王爷吗？真好看呀。」周围有宫女低低地赞叹了一声。

江雨铃真是耳尖，瞬间从喧闹的人声里抓取到了「九王爷」三个字，忽地掀开车帘，向他看去。

九王爷发现她在看，便扭过头，再也不看这边了。

江雨铃望着他的背影，好一会儿才情绪低落放下帘子。

我纳起闷来，她心里装着两个男人，想着这个的时候，把另一个放哪儿呢？她可真忙。

到达猎场已经是深夜，大家旅途劳顿，简单用过饭后，便都歇下了。

我给江雨铃倒洗脚水的时候，竟撞见了九王爷。

他目光热切地拦住我，说：「非白，明日我若在赛宴上拔得头筹，便求皇兄给你我赐婚，好不好？我带你离开，我再不会让你受苦了。」

我本来要走的，却忽然瞥见了暗处的一角裙摆，她在偷听。

想了想，我回过头，柔声问九王爷：「您可知道，赛宴没那么好赢，就算赢了，您堂堂王爷要娶我一个身份低贱的宫女，也会面临无数责难的。」

他带着少年人特有的单纯与热血，郑重道：「我不怕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肯做。」

我饶有兴致地瞧着他，问：「真的？九王爷，为了我，您什么都肯做？」

「当然。」

「好，九王爷，记住您今日的话，可别食言。」

眼角的余光看见那裙摆消失了，我才倒掉水，回了房间。

江雨铃卧在床上，双目紧闭，浑身散发着低气压。

她什么都听见了，我知道的。

休息了一晚，第二天刚刚天亮，所有人便都集结起来了。

猎场很大，横跨几个山头，上百人进去，也会被分散得很开。

山中有一头白鹿，皇上说，谁能猎得白鹿，谁便拔得头筹，可以向他要一个赏赐。

我不会骑射，自然只有远远地瞧着的份儿，但江雨铃会，她穿着火红的骑装，骑着骏马，在一堆男人中间亮眼极了，只是看着不大高兴。

一声令下，群马嘶鸣，冲向山林，很快地分散开来，没了行踪，偶尔传来几声渐行渐远的呼喝。

我在营地百无聊赖地等着，过了两个时辰，小桃忽然拎着一包东西来找我。

见四下无人，她才道：「江非白，小姐的鞋坏了，你陪我去给她送鞋吧。」

我「哦」了一声，跟着她走进山林。

小桃带我越走越深，直到前方出现一个小木屋。

这是猎场里的哨站，路过的人，可以在这里喝水、休息，这一间屋子大概位置有些偏，没有太多足迹。

「就在里面。」她说，带我进了小木屋。

一进去，小桃就关了门。

从强光到黑暗，我的眼睛一下没能适应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「小姐？」我叫了一声。

却听见破空一声爆响，长鞭狠狠地向我抽来。

我被抽倒在地，总算看清了屋内的情形：江雨铃拿着长鞭，鬼魅一般地瞪着我，眼眸猩红。

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……」我缩在地上抱住自己，抽泣起来。

「江非白，你装什么傻？你还想骗我？」

她扑下来，掐住我的脖子道，逼迫我直视她：「你还敢见九王爷？你是个什么东西呀？啊？」

我被她掐得眼泪直掉，说不出话。

她恶狠狠地说：「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他想猎到白鹿，就求皇上把你赐给他，是吗？做梦！」

「小桃！」

她唤了一声，小桃便跑过来，掏出一个小瓷瓶，掐住我的嘴巴，将里面的液体灌进了我的口中。

我呛咳着，痛苦地咽了下去。小桃松手后，我趴在地上，手伸进嗓子眼里扣，想要吐出来。

「哈哈哈！江非白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」

我抬起头，望着她。

她得意地笑着：「小桃，告诉她，你给她灌了什么。」

小桃笑盈盈地说道：「这个呀，是抹在箭头上麻痹猎物的毒药，人喝下去呢，就会眼瞎、耳聋、口哑、皮肤溃烂，永远活在黑暗和痛苦里，死都死不掉。」

「听见了吗？你会烂掉、臭掉，却不会死。我倒要看看，九王爷还肯不肯娶这样的你！」

江雨铃狂笑一会儿，笑够了扔掉鞭子，在桌旁坐下，小桃连忙凑过去，给她倒茶、捶背。

「江非白，我说过的，你就是我的狗。我留着你，是我仁慈；我不高兴了，想捏死你就能捏死你！你不是想攀附九王爷吗？你不是想逃吗？让我看看，你怎么逃？」

她阴恻恻地笑，悠闲地喝着茶，等着我毒发，看我痛苦不堪的模样。

我蜷缩着，问她：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就这么恨我吗？我死了，你也会成为一颗弃子。」

「我不在乎。我宁可不要什么前程，也绝不会让你小人得志。」

「江非白，我这辈子，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张脸。你这样的下贱东西，凭什么那么像我？凭什么能抢走本该属于我的东西？都是你逼我的，知道吗？」

她可真疯，我这张脸，竟已成了她的心魔。

可是，从来都是她逼迫我，不是我逼迫她。若有选择，我绝不愿意走到今天这一步。

「我从来想过要抢过你的东西，这么多年，我所求的只是能和小娘好好地活着，你连这也容不下。」

「好好地活着？江非白，你就不该生出来！若没有你，九王爷会喜欢我，我会与他早早地成亲，而不是被送进宫里，卷进争斗中。」

「呵，你什么都怪我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很多事情就算没有我，也不会改变。」

她有些恼怒，骂道：「才不会！一切都是你的错，全都怪你！」

她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错啊，是了，她这样的人，到死都不会改变。

我计算着时间，翻了个身，「咯咯」笑了起来。

江雨铃厌恶地皱起眉头，问我：「你笑什么？」

我说：「姐姐，咱们俩这辈子的孽缘，今日终于要结束了。」

她冷笑：「是啊，毁掉你，从此以后，我就是独一无二的，再也没人能跟我抢了！」

我也笑起来，笑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问她：「姐姐，你为什么就那么笃定，今日毁掉的是我，不是你呢？」

「你什么意思？」

她愣了一下，脸色惊变，「腾」地站了起来，却在那一刻忽然皱眉，抬手捂住心口。

「是不是心口剧痛，呼吸不上来？」我悠悠地坐起，好整以暇地看着她。

「你……」

她张了张嘴，心口痛得更厉害，几欲呕吐，然后，「咚」地跪倒在地上，鼻腔开始滴下鲜血来。

她抹了一把，终于像明白了什么似的难以置信地看向小桃。

小桃在笑，还是那副人畜无害的模样。她问：「茶好喝吗？小姐？」

「小桃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为什么要背叛我？」

小桃眨眨眼：「你整天打我骂我，哪来的恩，哪来的义？」

「我，我好心收留你……」

「你们江家毁人家产，害得别人家破人亡，让别人家幸存的幼女给你们当奴才，这叫好心？」

江雨铃惊愕地望着她，痛苦地干呕了一下，随后急忙向门口爬去，才爬两步，就被小桃拦住了。

她涕泗横流，拉住她的裙摆，声音沙哑地求她：「小桃，你放过我。我，给你钱，给你十辈子都用不完的珠宝！或者，我也可以让你当娘娘，让你做人上人！」

「我不稀罕。」

小桃一脚踹开她，冷冷地道：「我从七岁给你做奴才，等的就是这一天，我怎么会放过你！」

江雨铃趴在地上，绝望地掉着眼泪，干呕着。

我看够了，笑着问她：「怎么样，姐姐？被反噬的滋味好受吗？」

她用力地抬起头，嗓子已经开始哑了，颤抖着，用难听的声线说着：「你害我……」

「是，可我没想过用这么恶毒的法子。我本来只想取代你，把你卖到远方的，是你自己妒忌心太强要给我投毒。你看，若不是你教我，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厉害的东西。」

她一怔，又笑又哭的：「你想取代我？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？」

我想了想，说：「那就太早了，太早了。姐姐，你记得五个月前，我代你侍寝吗？你说，九王爷大半夜的去御花园干吗，又是谁那么巧，告诉你九王爷在御花园的呢？」

「是你安排的？」她咬着唇，不敢相信。

「对，是我。你跑了，就会有一个人代替你去侍寝，那个人，一定是我。你再想想，你的身子，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就坏掉了呢？」

她猛地瞪着我：「也是你？！」

「真聪明。」

我说：「那时候我被你扔到浣衣局，你中了毒，根本怀疑不到我的头上，还傻乎乎地把我绑回去，让我替你生孩子呢。」

「姐姐，那个毒，你知道从哪儿来的吗？是大夫人给我小娘灌剩下的呀。若没有她，我也不知道世上还有这种东西呢。」

「你说，这叫不叫天道好轮回。嗯？」

「我呀，就这样一点点地霸占你的东西，偷走你的位置，直到彻底地取代你，就像你一直害怕的那样。怎么样，绝望吗？」

她张了张嘴，震惊、愤怒、后悔，百味陈杂，最终化成一声嘶哑的哭叫。

我走到她面前，俯视着她，缓缓地道：「姐姐，但凡你给我一点活路，我也不至于做得这么绝。」

她在骂我，但嘴角渗出血来，嗓子已经沙哑得听不出她说的是怎么了。

小桃帮着我，和她换了衣裳。

又打开她一开始拎的一包东西，里面装着螺子黛、口脂、胭脂、妆粉。

我与江雨铃九分像，再仿上她的妆面，就是十分。

开门的时候，江雨铃躺在地上，没了声音，皮肤上开始出现一片片的红疹。

阳光落在我身上，暖得像个怀抱。我有些鼻酸，像头一次见到光的幼苗，像撕破茧子奔赴新生的蚕蛾。

11

侍卫们找到江雨铃的时候，是在傍晚。她正躺在一条水沟旁，身边还有几条毒蛇。

我正和小桃假惺惺地烤兔子，她被抬回来时，我和小桃都愣住了。

我们没有搬动江雨铃，谁把她搬到了水沟边呢？难道有人看到了这一切？

我毛骨悚然，警觉起来，可是，没有人揭发我们，也没有任何人看起来比较可疑。

众人都说，江雨铃是被毒蛇咬了，才会变成那样。

怎么会这样巧啊？我之前准备的说辞，一句也用不上了。

我忐忑不已，但该装还是要装的，于是扑到她身上哭了起来：「非白！你怎么了！」

有人推开围观者，冲进人群，急道：「非白！非白她怎么了！」

是九王爷。

他又急又怕，扑了过来，却在看见我的那一刻犹豫了。

他感觉到哪里不对了，即便已经十分像，但我与他相识多年，又是魂牵梦萦的人，实在太过熟稔，他不会察觉不到。

他看着昏迷不醒的江雨铃，越看越心惊。

像是确定了什么，忽地坐在地上，说不出话来。

「小九。」

身后突然传来皇上的声音，他像是看不见地上躺了个人似的，淡淡地问道：「你猎到白鹿了，可想要什么赏赐？」

九王爷像是听不见一般，于是皇上又叫了他一声。

他这才勉强跪好，拜了一拜，像是用尽了浑身的力气：「臣弟不要什么赏赐，唯愿国泰民安，皇上洪福齐天。」

「小九懂事了，但该赏还是要赏的。先留着，以后再说，你起来吧。」

皇上虚扶了他一下，这才挥挥手，道：「把她抬进去，让随行御医看看。」

几个侍卫围了过来，将江雨铃抬走了。

我擦擦眼泪，站了起来，正对上皇上的眼睛，吓了一跳。

他眼中似乎带着几分怒气。

「江贵人，别哭了，你随朕来。」

说完，他也不等我，径自走了，身高腿长的，我需要小跑才能跟上。

一进屋，他便「砰」地把门关上，浑身散发着低气压，我连抬头看他也不敢。

「可有受伤？」

「没，没有，臣妾怎么会受伤呢。」

他转过身来，盯着我，压迫感十足：「朕已经提醒你无数次，想做什么都告诉朕。为什么要瞒着朕，为什么要做这么冒险的事？」

我装糊涂道：「皇上您说什么呢？」

「你说朕在说什么？」他摊开手掌，把一个东西扔在了我的脚下。

螺子黛！

我脑袋空白了片刻，才反应过来，一定是我和小桃走得太匆忙，落下了这枚螺子黛。

这若被旁人捡到，就麻烦了，可现在在他手里。

难道，江雨铃是被他搬到小河沟旁的？他帮我捡走落下的东西，帮我处理江雨铃，帮我掩盖这一切？

我惊愕地抬头，正撞进他蕴着怒气的眼。

「江非白，还装吗？」

他摊牌了。

我喉头哽住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然后，「扑通」跪了下去。

他气笑了：「你跪什么？」

我低头不说话，我也不知道，但他生气了，那先跪着总没错。

「起来。」

我不起，抬头望着他，问：「所以，皇上您一直都知道我是谁。那您为什么一直不揭穿我呢？」

他冷着脸，反问：「你说呢？你说朕为什么一开始就知道你的身份，还要陪你演呢？」

他怎么问我？

幸好我早已察觉到，他可能知道我的身份，也分析过这其中的缘由了。应该，不会分析错吧？

我犹豫了一下，小心翼翼地答：「因为您需要我？」

「需要你什么？」

他站得好直，显得我太猥琐了一点，于是我挺了挺腰，跪直了，把心中的猜想说了出来：「您需要我帮您换掉江雨铃。」

「朕为什么需要你换掉她？」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。皱什么眉啊，不对吗？我明明分析得可好了。

我大着胆，继续说道：

「因为江雨铃是江家的人、太后的人，他们权势太盛，于您是个威胁，所以江雨铃的存在，对您不利。」

「而我虽是江家人，却只是个被当成奴才的庶女，和他们没有感情，不会向着他们，更不会为了他们做出对您不利的事。」

「所以您需要用我换掉她，既是拔掉他们插在您心里的刺，也是在他们头上悬了一把刀，帮您牵制他们……」

他的脸色沉了几分。

又是哪里不对了？我声音不由得弱了几分。

「所以您陪我演戏，看我一步步地做下来，甚至这次秋狩，还把我带出来，给了我机会……」

我不敢再往下说了。

他看着我，又失望又生气地问道：「是吗？」

我心里慌得不行，小心翼翼地问他：「不是吗？」

「没别的了？」

「还有，别的吗？」

他深吸一口气，压抑再压抑，忽地冷笑：「对，你说的都对。你很聪明，你把朕看穿了。」

我松了口气，却也纳闷，既然是对的，他看起来怎么反而更不高兴了呢？

「那您……」

「跪着。」

他不等我说完，带着火气开了门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他怎么回事？我不懂了。

我跪了会儿，想起曹操杀杨修的典故，心头一惊。

莫非，皇上他不喜欢别人把他猜得太透？糟了！我该装傻的，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的话？

我悔不当初，叹气连连。

他不会杀了我吧？

12

皇上没杀我，跪了一小会儿，察海就跑过来，让我别跪了。

我以为他气消了，跑去找他，却又被他冷冰冰的眼神吓跑了。

那，等他心情好些了再说吧。

因为江雨铃中毒的缘故，原本为期三日的秋狩第二天就结束了。

皇上不冷不热地领着我，把不死不活的江雨铃带回了江家。

她皮肤溃烂，根本认不出来是谁。

我小娘跑出来，看看江雨铃，又看看我，一下就知道我是谁了。

我能更改容貌，却改不了看她的眼神，那是江雨铃不会有的眼神。

她瞬间明白了一切，然后扑在江雨铃身上，哭喊着：「非白，我可怜的孩子！」

安顿好她们之后，我又去见江雨铃的母亲，大夫人。

她察觉到不对劲了，即便我说的话滴水不漏，即便我向她撒娇的模样与江雨铃别无二致，她还是心神不宁的，问了我好几遍：你真的是我的女儿吗？

我哭着抱她：「娘，您是不是不要我了呀！女儿错了，女儿不该这么久不回来看您。娘，您抱抱女儿！」

候在一旁的江老爷不耐烦地问她：「你怎么回事？老糊涂了吧？」

她慌张，又无助。

我看向九王爷。

然后他难过地看了我一眼，走上前去，对大夫人说：「伯母，您怎么了？这不是雨铃是谁？我与她相识多年，再熟悉不过了。」

我松了口气，他没有食言。

大夫人看着我，好像一瞬间就老了。

「可能，我有些糊涂了吧。」她讷讷地，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以给江雨铃治病为由，派人把江雨铃和我小娘接出江府，送到了外人找不到的地方。

我小娘离开后没几日，大夫人就生了病，彻底地糊涂了。

还有周嬷嬷，为防她生事，我在回宫之前，就以她年迈不中用为由，关进了专门给宫女养老的晚宁宫里，再也没有放出来过。

至于小桃，她没有和我回皇宫，而是拿了一笔钱离开了。她说她年纪轻轻的，天大地大，要把从前没看过的都补回来。

我挽留过，但她撕掉自己的卖身契，走得很决绝。

自此，一切似乎都尘埃落定了。

可是，皇上那边也太定了一些。

怎么说呢？就是，他不理我了。

我知道他忙，但也不至于，十几天过去都没有时间来看我吧？

他究竟在生什么气呢？我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。

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帝王心，海底针吧。

回宫后半个月，毫无预兆地，我被封为贵妃了。

封妃那天，他也没来看我。

我坐不住，煮了汤去找他，他冷冷淡淡的，推开汤，不喝。

我不愿意走，站了半天，说：「臣妾是来谢恩的。」

他头也没抬：「不用谢，这是你应得的。」

好生分。

我也说不清为什么，心里好酸好酸，傻站了许久，连告退都忘记，直接转身走了。

回去以后，我越想越伤心，眼泪不知不觉地「啪啪」往下掉。

他凭什么不理我呀？难过死了。

那我也不理他了，我再也不找他了。我擦了一把脸，下定了决心。

过了两天，京城大雪，城外修运河的民工闹起了事，本来已经派人去镇压了，但开凿运河事关重大，他不放心，又亲自去了。

当天夜里，我就听人说，外面有人要造反，打起来了，一片混乱。

我一下就慌了，害怕他出什么事，等啊等，过了好几个时辰，还是没有消息。我坐不住，急忙跑出城去找他。

外面果真混乱，到处都是跑来跑去的官兵和闹事的人，我怎么也找不到他，跟我一道出来的宫女、侍卫还被冲散了。

我害怕极了，躲在角落里发抖，直到外面安静下来。

雪很大，我冻得不行，走在空无一人的河道旁，地上到处都是锄头、铁锹，不小心就会被绊得摔一跤。

我顾不上冷，只是担心，这里看样子闹得很厉害，他没事吧？

我顶着风雪走啊走，前方终于出现了一队人马，那正中间的、骑在马上的是他。

我松了口气，一下跌在地上。

他诧异地跳下马，跑过来扶起我，问道：「你怎么在这儿？」

我抬头看着他，什么也说不出来，见他完完整整的，又高兴又鼻酸，眼泪不停地掉。

他擦擦我的脸，问我：「怎么哭了？怎么了？」

他好久没有抱过我了，好久没有这样好脾气地跟我说话了，一肚子的委屈都涌了上来，他冷落我这么久，我真不该理他的。

可是，我忍不住，我猛地抱住他，「哇」地大哭起来：「梁时墨！你为什么不传个信儿回宫呀，我要吓死了你知不知道！」

这一嗓子把他叫得手足无措的，愣了一下，他有些高兴似的问我：「你是来找我的？」

「不然呢？」

「你担心我？」

「不然呢！」

他笑起来，又觉得这个时候笑有些不合时宜，忍住了，说：「你是不是傻？有什么可担心的，还冒着雪跑这么远，冻坏了怎么办？」

我抽泣着说：「我听说有人造反，打起来了，你又一直没消息，我怕你被人打死了。」

他哭笑不得，脱下披风裹住我，将我抱起来：「好了好了，这不是没事吗。别哭了，咱们回宫。」

他抱着我往回走，我渐渐地平静下来，委屈巴巴地望着他，说：「我不哭了，你也别生我的气了好不好？你都好久没理我了。」

他停下来，瞧着我，问道：「你知道我生你什么气了吗？」

我抽噎两下，眼泪汪汪地摇头。

「你还是不知道？」

我打了哭嗝，说：「给点儿提示，行不行？」

他伤脑筋地看着我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说：「你说我陪你演戏，是为了让你帮我换掉江雨铃，制衡江家和太后，可你觉得，我若想对付他们，非得利用你吗？」

我眨眨眼，什么意思？

他把我往怀里紧了紧，道：「我不需要。我有一万种办法对付他们，根本不需要利用你。」

「我配合你，只是因为你希望我配合，我也愿意如你所想的那样去做。」

我有点儿懵，也有点儿不敢相信。

所以，他的意思是，他配合我演戏不是为了利用我。

那是因为什么？

喜欢我？不能吧，皇上是个恋爱脑？！

像是为了证实我的猜想一样，他难过地看着我，说道：「我对你的好，你一分也感觉不到，甚至曲解我的本意，说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利用你。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想？」

我望着他，好半天，明白了。

追悔莫及，又「哇」地哭起来，直往他怀里钻。

「哇啊！梁时墨，我错了！你别生气，我自作聪明，我是笨蛋！」

这一嗓子又把他号懵了，连忙哄道：「别哭了别哭了，小声点。让人听见还以为我骂你呢！」

「哇啊！那你原谅……」

还没说完，他便低头亲上来，把我的干号堵了回去。

「别哭了，原谅你了。」

他看着我，低低地笑了。

我想，这是我这一生中，最幸福的时刻。

回到皇宫后，我有点儿头晕，虽然我坚持认为是开心得头晕，但他还是叫了御医来看。

御医号了一会儿脉，突然睁眼，大惊失色：「哎呀！」

梁时墨紧张起来，急道：「怎么了？」

御医说：「娘娘这是，这是！」

我「腾」地坐了起来：「我莫不是要死了？」

御医：「娘娘这是有孕了！」

梁时墨松了一口气，然后变脸，道：「来人，把这一惊一乍的东西拖下去斩了！」

御医：「啊？皇上饶命！老臣只是，有些结巴而已！」

梁时墨瞪着他，半天，轻轻地笑了，说：「赏金百两，滚吧。」

「谢皇上！」御医抱着赏金盒子，美滋滋地跑了。

他走后，梁时墨轻手轻脚地坐下，伏在我的小腹上，紧紧地攥着我的手：「我们有孩子了，白白，我们有孩子了。」

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，这「白白」叫的是我？

我脸红道：「什么白白呀，肉麻死啦！」

他想了想，说：「不喜欢？那么，以后不叫白白。」

他抬头瞧着我，认真地问：「叫乖乖，如何？」

救命，他好土，我好爱。

我羞得钻进被窝，听见他在外面笑，我也偷偷地笑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露出脑袋，问他：「梁时墨，你究竟是什么时候认出我的呢？」

他说：「第一天。」

我惊了：「那你还喜欢我？」

他伸手，走一下没一下地戳我的脸，说：「或许是因为，我从未见过，傻气和精明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，既像锋利的刀，又像是块软豆腐，神秘得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。」

「那你探出什么究竟了吗？」

他笑笑：「没有，陷进去了。」

我刚刚才好的脸又红了。

他揉揉我的脑袋，疼惜又温柔，问我：「白白，你从前很苦，是不是？」

我眨眨眼：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」

他想了一会儿，说：「我既不忍你从前过得不好，又希望你不好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倘若从前没人对你好，那么，我便是这世上对你最好的人，也会是你最喜欢的人。」

他瞧着我，问：「我是吗？」

你是！你是！

我想说话，眼睛却不争气地模糊了，吸了吸鼻子，我扭过头道：「哼！那可不一定，一辈子长着呢，说不定我会遇到对我更好的人。」

「那我便一辈子对你好，好到，你眼里再瞧不上别人。」

他亲亲我的额头，郑重且认真。

在宣布我怀上身孕的一个月后，我被立为了皇后。

太后和江家也帮了不少忙，但她们永远不会知道，眼前的江雨铃早已经换了一个人。

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名字，从此顶着别人的身份生活。

但至少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还有个人亲吻着我，唤着我本来的名字。

提醒着我，江非白永远都是江非白，全天下独一无二，最好的江非白。

（完）